



【浮生】清明忆柳

【怀念】

□雪樱

柳梢冒出的第一抹鹅黄，毛绒绒的，清亮亮的，那是来自春天的讯息。在我的家乡济南，每年清明节前后，民间素有赏柳、戴柳、插柳的习俗，编个柳环戴在头上，有辟邪祈福之意。柳树全身皆是宝，三月头茬柳芽，采摘嫩芽回来，入锅煎炸，胜过香椿、花椒芽；柳叶也可入食，磕俩鸡蛋烙咸饼，两面金黄，唇齿生香；嫩叶做馅包大包子，野味十足。

对大院子弟来说，哪个孩子的童年，没有柳树的陪伴呢？依稀记得，天渐回暖，南风起，纸鸢忙，下午放学，我和小伙伴不回家，把书包往传达室里一扔，一蜂窝跑进对过的大学里，就像一群家雀叽叽喳喳、聒噪不安，整个校园里顿时生机勃勃。

那些老柳位于校医院前，早已是耄耋之年，柳枝弯成穹顶，树干粗壮，需三四个成年人才能合抱过来。我们在树下做游戏、丢沙包、跳皮筋，跑啊跳啊，大喊大叫，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玩得热了，我把校服上衣脱下来，挂在树桠上。此时，男生像皮猴子，一个腾空跳，又一个翻身跃，眨眼工夫，他已攀到高处。女生也不逊色，马尾辫一扬，抱着树干往上爬，不一会儿就超过了男生，树下围观者的喝彩声直冲云霄。我是女生阵列的一员，泼辣、好动，上高爬低，哪回也落不下。至今，膝盖上留有当年摔伤的疤痕。爬到高处，再下来时，身上披上了春天的“嫁衣”：头戴柳条编织的柳环，手腕戴着柳枝箍的手链，还抱着一些横七竖八的柳条，准备做柳哨用，来个吹哨子比赛。

柳哨一响，童年回来了。做法大抵相似，挑选柳枝标准有三：疤节较少，粗细适中，笔直光滑。父亲做手工有模有样，关键是有耐心，像做艺术品一样。先拧柳条，让树皮与木质分离；再抽木芯，一手握树皮，一手捏木芯，得配合好，方能成功；最后刮掉柳树皮上端半厘米的表皮，将初皮部分捏扁，做成哨片。

试吹柳哨的时候，孩子们一下子沸腾了。有的吹不出声，腮帮子鼓起来像含着个鸭蛋，脸颊憋得红如猪血；有的哨声忽强忽弱，吹气用力不均所致。只有偶尔成功者，薄唇轻吹，哨声四起，婉转动听，伴随气流一开一合，恍若风儿也跟着拍手歌唱。

那时候，母亲在学生公寓上班。中午放了学，我直奔学校食堂，里面的人乌泱泱一片，饭香缭绕。我手里捏着一沓饭票，穿过人海，拐几个弯儿，只见里面已排起了长队，我踮起脚尖，目光生出翅膀，跃过窗口逡巡。卖饭的师傅头戴高顶白色帽子，对小孩子格外照顾。肉烧饼，馅多皮薄，咬一口，直流油；炸小河虾，红灿灿的，香酥鲜美。打完饭，给母亲送到公寓，一顿狼吞虎咽，举起水壶猛灌一气，

我就跑到校园里玩儿。

午后的阳光，慷慨而旖旎，大片大片倾泻而下，恍若金色的瀑布，从树冠间隙筛下来，碎成一地金币。怀里抱着讲义的老师，脚步匆匆；刚下课的学子们结伴而行，有说有笑。还有像我这样的闲逛者，后花园、篮球场、报刊栏，一路蹦蹦跳跳。校广播站里放着小虎队的歌曲，“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心里的小溪逆流成河，漾起说不出的忧伤。

就这样，我来到柳树下，从书包里掏出《故事大王》，翻几页。阳光照得暖烘烘的，体内有个地方在簌簌拱动。我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有时候，用零花钱去小卖部换根紫雪糕，大口吃完，用冰糕棍逗蚂蚁。时光静止不动，蚂蚁爬行迅疾，聚如叶脉，散若星辰，它们不断变换队形，看着看着，我竟入了迷。

经常有小伙伴从后面冷不防拍我后背，吓我一跳，不由喊出声来。我哪能轻易饶过他，一通打闹，围着柳树转圈，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爬到树上摘柳条，我在下面仰头接着。等他跳下来，我俩一起做柳哨。做得多了，熟能生巧，男孩子气力大，拧、刮、削、扁，不在话下，我也不示弱。不一会儿，大功告成，柳哨声声，眼看起了个高音，又矮伏下来，然后又高昂上去，声音忽高忽低，被风剪裁出月牙状或毛毛虫状。

柳是春天的审美，是四季的底色。在泉城济南，垂柳与泉水是标配，代言这座城市。垂柳婀娜，温柔四季。春之鹅黄、新绿，夏之深绿、葳蕤，秋之金黄、斑斓，哪怕大雪封门的冬日，泉城柳也姿态摇曳，岸柳成行，成全了谁的世界，又装点了谁的梦境？

100多年前，那个摇着串铃的江湖“郎中”老残来到济南，一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为济南夯实审美坐标。这柳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赌书泼茶”之余的情趣，“绿杨庭院，暖风帘幕，有余人憔悴”；这柳是北宋文学家曾巩上班路上的遇见，“杨柳巧含烟景合，芙蓉争带露花开”；这柳还是清代文学家王士禛一手打造的“秋柳园”之灵魂。

烟柳着色，荷柳芬芳，被春风一一洗濯，铺展出父辈和我脚下的路。这个清明节，爷爷离开我们整二十年了；再过两个月，父亲去世就五年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走远，转身走进记忆的深处，柳下的童年往事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校区搬离后，那些老柳们更孤独了，每过段时间我就进去看看，访问柳树家族就像回趟老家。

柳哨声声，风撩耳际，烟柳绕碧濯心灵，吹响春天的动人旋律……

（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冬青，冬青

□臧景亮

冬青是和我一起下乡插队的好友范冬青。花开花落间，我俩成为近五十年的故人。

1976年秋天，从济南刚到知青点，听大队领导讲话。他和我挨着，个头比我略高，眼睛不大，身着没有领章的军服，透出一种与其他知青不同的特点。最为鲜明的是，二十三个人中，只有他说普通话，只有他长发卷曲，也只有他颇具艺术气质。

我和冬青等四人被分在同一宿舍。聊天得知他家住在军区宿舍大院，“离我家不到一条马路！”我脱口而出，丝毫没有掩饰激动。

许是成长环境的缘故，冬青有点书生气。同宿舍的大于，年长几岁，平时隔三岔五地喝点酒，他对冬青看不惯，冬青也看不惯他。一天晚上，大于又喝完酒，晃晃荡荡地回到宿舍，冬青说了一句什么话，大于在酒精刺激下终于爆发，就在两人即将动手之际，我大喝一声：“大于，你想干什么！”

那一次，奠定了我和冬青的友谊，他把我当成了铁哥们儿。无论是种地瓜、浇麦子、收玉米、猪圈起粪，还是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会战，我们都是“一副架”。我比他大半岁，抬猪粪，会把绳子往我跟前悄悄拽一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上，用独轮车推土方，我抢着驾辕，他拉套子。工地上的风特别硬，可是我们干起活来像小老虎，一顿能吃三四个窝头。晚饭后，身子一挨麦秸、稻草混合而成的地铺，倒头便睡。冬季会战下来，我俩体重都噌噌地涨，力气也大了。

冬青喜爱画画。从他那里我还学到点素描知识，高光点、比例关系、透视原理等，这对构思文章也有启发。晚上睡觉前，他能凭记忆完成白天劳作时见到的山峦、农田、

房屋、树木及人物速写。他还向我展示了从济南带来的书籍，达芬奇、伦勃朗、齐白石、徐悲鸿等中外艺术家的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像是为我打开了一幅画卷，又如春泉汨汨滋润心田，我禁不住感叹：“世界上还有如此伟大的艺术家！”冬青则用坚定的语气说：“我就想做个艺术家！”

根据需要在知青中物色一名广播员，冬青是当然的人选。山村中每天都回荡着他那高亢又标准的普通话。

转眼到了1978年初，我符合顶替回城政策，冬青还要继续留在那个小山村。在我回城的那个下午，他把我和行李送到村东头的公路边停车点等车。那一刻，我俩似有千言万语，竟不知说啥好。大山沉默，有风吹过，天上飘动云朵，间或刮来几片失去水分的树叶，不情愿地摇晃着扑落在地面。

终于等来了汽车。我坐在最后一排座位，车辆启动一段时间，透过汽车后窗，猛地回头看到：一个人，正在落日余晖里追着汽车跑，边跑边挥手，冬青，是冬青！我和他隔窗挥手，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

冬青于我之后一年返城，在电影院当美工，我跟着他没少看免费电影。新片上映前，由他绘制的巨幅海报矗立在影院门脸上方，远远望去，醒目传神。以他的天资和勤奋，他那做艺术家的心愿，应该早就实现了吧。

去年6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位女士， she说是冬青的姐姐。我很兴奋地问，冬青在哪里？她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冬青已于5月13日离开了我们，是在睡梦中走的。”她后面说的什么，我记不清了。倏地，那幅冬青当年与我隔窗挥手的画面又闪现眼前，只是那画面早已被泪水打湿……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

药香中的思念

□田新柱

驱车回老家，看到路边成行的垂柳已经长出了细叶，脑海中遂浮现祖父教我认垂柳药性的往事。祖父总说，垂柳又称清明柳，可以清热解毒、祛风利湿，还可以外敷。

读小学时某个清明的前一天，我摘了一抱柳条，去祖父家插柳条时，他正蹲下身擦拭那些乌木抽屉，指尖触到楷体的药名，凹凸的笔画里积攒着几十年的药香。没有零食，他便给我拈一枚红枣，或是两片食母生。

曾祖父死于民国时的春荒。年幼的祖父攥着寡母衣角，听族人把大年砸得震天响。曾祖母靠微薄的土地收成勉强度日。发大水时，年轻的祖父也曾经外出讨饭。后来，他总习惯在药柜最下层备着炒麦芽，说饿病比风寒更难熬。

祖母嫁过来三天就站在大街上，把欺负祖父的人骂得落荒而逃。祖母刚强泼辣，对人对己都狠。那些年她锋利的嗓音像是破落门庭的剪子，裁开阴霾，却也划得祖父脊背佝偻。两个姑姑先后夭折，她生下二伯第二天就独自一人把二亩地的高粱秸从泥泞的地里扛出来。祖母后来因此患上类风湿卧床多年，疾病把她的指节拧成冻僵的树枝，喝汤只得借助芦管。祖父几十年如一日地照料她，晨起先熬药，再熬粥。我见过祖父半夜蹲在灶间，就着余火给祖母熬雷公藤。

祖父总说药材认得旧主，癞蛤蟆草记得土埂上的腐叶，金银花识得篱笆墙上的晨露。当年我举着小竹筐跟在后面，看他把

蝉蜕从老榆树皮上轻轻揭下，动作像在解开一袭蝉的旧衣。那些年祖父的黄铜针筒被摩挲得溜光，一根根或粗或细的银针齐整整地躺在里面。艾草叶泛着泥土的苦味，薄荷叶凝着露水，祖父的布鞋底沾满草屑，在晨雾里踩出沙沙的声响。

祖父看诊的木桌边常放着几本他自己的验方辑录，毛笔悬在泛黄的毛边纸上。“医者如掌灯人”，他蘸墨时这样说，“照得见病，也要照得见命。”依稀记起他弯腰称药的模样——干枯褶皱的指节悬在秤杆上方，总要往三钱黄铜星的位置再让出半分。腊月里给咳嗽的阿婆送药，白瓷瓶底总要压张红纸剪的葫芦。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手，是2004年初春，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想抱我不满周岁的儿子，已经是有心无力，泛白的骨节像经霜的枯枝。

祖父去世以后，我翻看他那一本本褪色的验方辑录，里面夹着一些小纸条。某年霜降写着“冯海孩童急惊风，赊羚羊角三分”；某页夹着晒干的合欢花，墨迹洇开处依稀是“孤老老张头，风湿贴膏未取钱”。那些被蝉声浸透的黄昏，他教我辨认草药的模样又在脑海中一一浮现，可惜他的10个孙子包括我最后都没有学中医，成为他永远的遗憾。

清明雨落下来时，当年晒药的青石缝里钻出了新绿，蒲公英的小伞飘过曾经盛满陈艾的破竹筐，我恍惚看见祖父的白发在风里晃成一片芦苇。

（本文作者为嘉祥一中语文教师，济宁市作协会员）